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八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八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屠
維大荒落凡二年

莊烈皇帝

崇禎元年春正月辛巳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上
懲魏忠賢之禍故有是命 壬午上熹宗皇后尊號曰
懿安皇后 癸未御經筵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
江 乙酉復舊輔劉一燝韓爌原官 丙戌修魏忠賢
及其黨崔呈秀尸忠賢尸寸磔懸其首于河間呈秀尸
懸首薊州 是月大計天下吏吏部尙書房壯麗左都

御史曹思誠主之楊維垣以御史佐計謀護璫局以東林與崔魏並詆並堅持三案編修倪元璐上疏曰今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甯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甯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

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獄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又言故輔韓爌清忠有執聖明所鑒今推轂不及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大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閤筆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

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熿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母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疏上時柄國者多忠賢遺黨詔以論奏不當責之于是維垣復疏駁元璫元璫再疏曰臣前疏正爲維垣發今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熿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

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
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又駁臣假借矯
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仁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
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卽如崔魏貫
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
德建祠者解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諸臣亦
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刼諸臣使從
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
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
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

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
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
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
垣不取證于此而安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
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猶當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
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
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
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自元璐疏
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攷異明史元璐上疏
特書于是年之正月
吳氏剝復錄以爲改元之第一疏者是也壯麗
思誠皆以四月罷而察典本正月事今據之
以劉

廷元爲工部尙書薛鳳翔罷也 二月乙未禁章奏冗

蔓 癸丑御經筵 丁巳申禁廷臣交結內侍頒諭諄

戒之 三月己巳葬哲皇帝于德陵 辛巳天赤如血

占者謂主大旱且兵徵云 癸未施鳳來張瑞圖罷以

忠賢黨也御史羅元賓疏糾鳳來等謂綸綍之重任總

歸奄宦之權衡欲尙公則尙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

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

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爲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

官誤國徇私莫此爲甚上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休

去 乙酉贈卹冤陷諸臣楊漣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左

光斗右都御史魏大中周順昌太常卿周朝瑞大理卿周起元兵部侍郎繆昌期詹事兼侍讀學士袁化中顧大章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太僕卿萬燝光祿卿竝錄一子王之案復官丁乾學吳裕中劉鐸吳懷賢蘇繼歐張汝俱贈卹有差郭允厚孟紹虞閻鳴泰俱先後被劾罷是月以王永光爲戶部尙書王在晉刑部尙書夏四月癸巳恤故工部尙書馮從吾左都御史鄒元標高攀龍等二十三人贈蔭有差賜劉若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午以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初崇煥以忤忠賢去忠賢旣誅王之臣被劾罷廷臣爭

請召崇煥詔所司敦趣上道 庚戌指揮卓銘請開礦
不許 是月召舊輔韓爌 改王在晉于兵部 五月
己巳大學士李國櫓罷國櫓與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
論劉志選梁夢環劾張國紀以搖中官賴國櫓調護之
劉鐸咒詛之獄誣及方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繫獄國櫓
力爲保全上卽位胡煥猷劾黃立極等竝及國櫓事皆見天
啟七年及煥猷除名國櫓薦復之人稱爲長者至是乞歸
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于家贈太保謚文敏 庚午毀
三朝要典編修倪元璐請之也其畧曰挺擊紅丸移宮
三議闕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

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時起事興議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辭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成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

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止公之鐵券又一局也
由此觀之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
案自三案要典自叟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
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唯有毀之而已夫以闕豎
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
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曰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
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
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
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之例假竊誣
妄當毀三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

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疏上
上從之遂焚其板侍講孫之解忠賢黨也聞之詣閣大
哭天下笑之

論曰倪文正之論要典以爲魏氏之私書是也而至
謂三案之主者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則調停
之見非公論也夫三案莫真于挺擊當時葉文忠家
居不預及還朝任總修光宗實錄適王之案疏論張
差事語侵張問達復往問之間達則曰謀逆之事千
真萬真之案所發覺無一不實某當時獻奏皆與之
宋同何以罪我葉又問風顛之說云何荅曰此飾詞

也安有持挺入宮門而可稱風顛者据此則之案之
劾及問達者謂其不能徹底根究耳葉文忠原修之
書稍據其說而詞甚委婉其大畧猶見于李氏三垣
筆記中凡十餘條而于挺擊一案獨詳之則固明知
其爲鄭貴妃鄭國泰之主謀矣有挺擊而後紅丸之
進不能無疑紅丸雖用藥之誤而當光宗踐阼鄭貴
妃餘燄方張又佐之以李選侍豈得謂孫慎行之以
私臆度乎若移宮則乾清乃天子所居選侍非慈聖
之比卽無挺擊紅丸二事亦理之所必爭故楊左二
公首發之今要典不足論而至謂等三案于莫須有

者則警說也要典之穢在史臣論斷耳若當日張差
口供法司原讞具載其中故明史王之案一傳全錄
其詞具有深意則與其毀之以資逆餒之揚灰謂南渡後
事曷若存之以作妍媸之對鏡也文忠所論三案見
文集中春明夢餘錄亦全載其文是以敘而論之

甲戌裁各部添註官 辛巳禱雨 乙酉復外官久任
及舉主連坐法 禁有司私派 是月改王永光于吏
部以畢自嚴代爲戶部尙書時房壯麗罷也李長庚工
部尙書劉廷元罷也起副都御史曹于汴爲左都御史
曹思誠罷也又以王在晉改兵部起前刑部尙書喬允

升復故官 察罕諸部寇宣大掠渾源懷仁諸州縣而去 六月壬寅許顯純伏誅 壬子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 來宗道楊景辰俱罷宗道代李國櫓爲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爲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戶科給事中瞿式耜復極言二人附逆不可居政府遂同罷 是月以吏部右侍郎何如寵爲禮部尙書如寵天啟間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未幾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

里友善遂奪職閒住上改元起佐吏部未至遂拜是職
初宗藩婚嫁命名例請于朝貧者爲部所稽自萬厯末
至是積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未名者用
如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起朱燮元總督雲
貴川廣軍務討水西賊是夏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疏
論楊迥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請俱賜
謚從之謚漣曰忠烈大中曰忠節順昌曰忠介是時有
不善左光斗周宗建者力尼之遂多不獲謚至南渡時
始得追謚云式耜又陳朝政不平爲王之案請恤孫慎
行訟寃追論馮銓等因言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

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上俱納之式耜常熟人

攷異事具明史

本傳來宗道楊景長之罷馮銓魏廣微之削籍明史本紀俱系之六月朱童蒙之間住湯賓尹之永不敘用詔旨具見剝復錄亦在

六月今類書之是夏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癸酉

袁崇煥至京師上召見于平臺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上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慙然自失頃之上出卽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旣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

方克有濟上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
守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
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上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
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尙方劍假之便宜上悉從之崇煥
又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所排搆不得竟其志
乃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
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
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
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

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爲邊臣甚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上優詔答之

壬午浙江杭嘉紹三府風雨海溢漂沒數萬人海甯蕭山尤甚 癸未海寇鄭芝龍降芝龍少與弟芝虎從海盜顏振泉爲寇振泉死衆盜無所統約共禱于神植劍米斛中遞拜之劍動者推爲長芝龍預藏磁石袖間甫拱手劍躍出遂雄長海上以己泉人不寇泉令其黨劉香寇之泉州官吏招芝龍降芝龍來受命芝虎不從噪

而去猖獗如故然芝龍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釋不殺
當事知芝龍終可撫復遣使諭之竟偕芝虎降而其黨
李魁奇鍾斌旋叛去與香仍爲盜熊文燦巡撫福建善
遇芝龍頗得其力魁奇屢抗官軍守備莫兆嫌戰歿芝
龍擊擒之又敗斌于泉州斌投海死三編質實按明史施邦曜傳盜劉香
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紮香母誘之香就撫魁奇援芝龍
事請撫邦曜言于巡撫鄒維璉討平之與熊文燦傳所
載互殊蓋傳聞異
詞也今据三編甲申甯遠兵變時四川湖廣兵駐

甯遠者以餽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
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于譙樓上
兵備副使郭廣初至括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

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袁崇煥以八月
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誘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
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
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
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
獎勵一方乃靖先是關外止設總兵官一人崔呈秀欲
用其私黨增設三四人故權勢相衡臂指不運尋定設
二人而掣肘如故朱梅將解任崇煥請合甯錦爲一鎮
仍以總兵官祖大壽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綱都督
僉事代梅駐甯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

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
當與臣相終始居期不効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
敗上可之崇煥遂留鎮甯遠又請罷甯遠及登萊巡撫
不設上亦報可時度支大綱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
尙書畢自嚴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
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上命廷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
可者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產諸事
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八月乙未詔非盛暑祁
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是秋革廣甯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故事廣甯塞外綽

哈

卽炒花譯見前
三編一作兆哈

諾穆圖

舊作煖菟

固英

舊作貴英

及薊鎮喀爾

沁等

舊作哈喇噠

三十六家歲有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諸

部歲饑請粟復不予遂歸歟于

大清是時察罕部最強諸部爲所攻廷臣有請合塞外

諸部及三十六家之衆以禦察罕者上召宣大總督王

象乾于平臺詢方畧對曰與其構之不如撫而用之上

曰察罕意不受撫奈何象乾復密奏上善之命往偕督

師袁崇煥共計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因定歲予察罕

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縻大同巡撫張宗衡言察罕今

窺宣大駐新城去大同僅二百里三閱月未敢近前察

罕之饑乏與諸部等望欸不啻望歲而我遺之金繒牛羊茶果米穀無算是適中其欲也若使士馬豐飽其馮陵狂逞可勝道哉象乾言撫局垂成而復勞之旣示察罕以不信亦非所以爲國謀上是象乾議詔宗衡毋得異同

攷異撫察罕事見韃靼傳史稿系王象乾召對于九月三編書革廣甯薊鎮諸部歲賞于七月按諸部革賞而獨撫察罕歲予八萬一千兩意卽象乾之議所謂密奏者是也卒之察罕仍不受撫而廣薊諸部以革賞叛去邊事所以日蹙也今並系之是秋下

冬十月戊戌大學士劉鴻訓

罷先是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抨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爲別白鴻訓至閣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

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
袁鴻勛史堃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
黨人可安也鴻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
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
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濬亦攻訐鴻訓鴻訓奏辯給事
卞顏繼祖言鴻訓朝鮮之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訓
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鴻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位
亂政非重剝未有已也上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鴻
勛贓私且言鴻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上怒落鴻勛
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

春大鉞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毀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上責以妄言停其俸史堃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時上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上久任責成以尙書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上加倚信上初甚向之關內兵以缺餉鼓譟上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上指未幾而有改敕書之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行賄改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橐具兵

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上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謝不知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吳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上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嘉璧亦誣伏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上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尙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辯上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

竝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間可陞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上不聽下廷臣議罪踰年吏部尙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尙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未確難懸坐上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竝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覺斯鼎延道直玉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上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中主上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

大臣力救乃得稍寬後鵠訓竟卒戌所 十一月甲戌

陝西流賊大起初喬應甲朱童蒙巡撫陝西延綏諱盜

不問被害者莫敢告至是連歲大饑有司不恤下有白

水男子王二通于縣役遂糾衆壘其面掠蒲城之孝童

韓城之淄川鎮由是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竝

起遂攻城堡殺官吏安寨賊高迎祥漢南賊王大梁復

糾衆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

攷異明史本紀天啟

七年三月陝西澄城民變殺知縣張斗耀三編系之是

年十二月日中蓋類記也惟斗耀三編作耀采本明史

楊鶴傳紀事本末綏寇紀畧皆云是年十一月王二等

起明史三編竝書于是年之末今據綏寇紀畧月日

癸未祀天于南郊 是月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

侍郎成基命及禮部侍郎錢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
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
王永光曹于汴八十一人禮部尙書溫體仁侍郎周延
儒以無素望不與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方錦州兵譁
袁崇煥請給餉上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獨進
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甯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
各邊效尤帑將安給上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
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上說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羣臣
越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
銀耳何故譁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邪上方疑邊

將要挾聞延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而會
推弗及體仁揣上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爲考官時關
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先是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
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
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遂中式千秋本能文同
考官薦擬第二謙益改置第四千秋知爲保元時敏所
賣與之鬩事傳京師爲給事中顧其仁所發謙益大駭
卽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
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復理其事
上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

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陛下孤立于上是不得不言上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缺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閉曹今者糾之正爲朝廷慎用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上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上歎曰朕幾誤

遂叱允儒下詔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
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
言卽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諸臣上
乃卽日罷謙益官命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
式耜御史房可壯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被
逮荷校死 十二月丙申前大學士韓爌還朝復入閣
時上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爌至遂爲首輔上
御文華殿後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
和衷期于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所諭甚善而密勿政
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

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于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上卽諭百寮遵行劉鴻訓方被重譴燠至卽具疏申救不聽會御史毛九華劾溫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木爲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又因杭州建逆祠作詩頌魏忠賢詔下浙江巡撫覈實未報御史任贊化復劾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諸不法事體仁揣已爲清議所斥因力求去以要上且言臣以訐罷錢謙益故其黨排訐臣者百出而無一人左袒臣臣孤立可見上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與九華贊化詰辯良久言二人皆謙益死黨上心以爲然秉燭召燠等于內殿謂進言

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于國事何補當重繩以法
燭請寬言官以安體仁旣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
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
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橫分于官府非
國之福也不納 是月固原兵變時邊兵缺餉亂卒乘
飢民之起相與譁譟巡撫胡廷宴瞋眊不視事與延綏
巡撫岳和聲互相推匿亂卒劫固原州庫遂入賊黨攷
固原兵變綏寇紀畧書于是年十二月二異
十四日蓋乘王二等之變也今分書之 以工部右
侍郎王洽爲兵部尙書時王在晉罷上召見羣臣奇洽
狀貌卽擢任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漢南賊王大梁以三千人由成縣兩
當入畧陽偪漢中官兵追至甯羌州逸去復趨畧陽官
兵敗績餘賊分掠洛川涇化等州縣 己巳固原逃兵
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丙子幸太學釋奠于先師
孔子 丁丑詔定逆案庚辰召見閣臣韓爌李標錢龍
錫吏部尙書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于文
華殿諭定魏忠賢逆案先是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僅以
四五十人上上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上不懌令
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爲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
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

知內侍爲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閔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上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上召吏部尙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爲對乃詔刑部尙書喬允升同審定之

及異明史本紀詔定逆案在是年正月

月丁丑据下詔之日也史稿系之庚辰召對文華殿面諭之日分也逆案原奏稱正月二十四日召見臣等卽庚辰也至逆案之定在三月蓋喬允升以刑部尙書同定逆案又召對後也今分書之

是月周

道登罷道登嘗召對上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回奏上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

前在禮部頗有所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爲言路所劾上悉下其章廷議尙書王永光等言所劾俱有實跡遂放歸 工部尙書李長庚以憂去張鳳翔代之 二月戊子祀社稷 庚寅皇長子慈烺生皇后周氏出也詔赦天下 甲午戶科給事中劉懋請裁驛站冗卒歲可省金錢數十萬上悅從之是時秦中加派之賦曰均輸曰閒架曰新餉其目日增吏因緣爲奸民大困多往從賊而山陝游民至是求驛精者無所得食于是流賊饑民不可究詰而山陝大亂 壬子召閣臣韓爌等及尙書喬允升都御史曹于汴于平臺時定逆案

張瑞圖來宗道賈繼春皆不與詰之韓爌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上曰瑞圖善書爲忠賢所愛宗道爲崔呈秀父請卹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對曰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爲真小人于是三人者皆麗逆案

改異召廷臣詰張瑞圖等三人明史不具史稿系之

二月壬子證之閣臣再議原奏內稱二月二十六日召對平臺是月丁亥勅壬子正二十六日也又據原奏增未入者六十五人三人其首也

三月辛未閣臣韓爌等奏上逆案上

親加裁定自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

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滔夫李夔龍曹欽程
許志吉孫如洌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崔應元楊寰孫
應鶴許顯純張體乾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
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禎
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十一人及逆孽魏志
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詔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
人亦俱充軍曰交結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張瑞圖
來宗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九人俱坐徒三年贖爲民
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
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

攷異定逆案
輯覽書之三

月重修三編改入正月以奉詔在正月連記也史稿定
逆案刊布天下在三月辛未證之諸書皆同蓋正月南
察尚未到又以閣臣之請命喬允升參定至三月始上
也逆案雖莊烈自定亦以南北二察爲張本是時主南
察者尙書鄭三俊都憲陳于廷而北察之王永光賈瑞
孽也故呂純如薛國觀皆在漏網之列是以文震孟劾
之南察則逆奄之黨澄汰一空南察至而後
逆案定其詳悉具剝復錄及先擬志始中

戊寅薊

州兵變有司撫定之 是月以左副都御史楊鶴總督

三邊初鶴以忤忠賢罷去上卽位起之尋進副都鶴見

上求治太急乃上言圖治之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疫

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

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閹乘之誅鋤善類士大

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調風邪易入急當

培養而陛下事事勵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
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
以爲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
委任責成嚴爲之程寬爲之地圖之以漸鎮之以靜何
慮不臻太平哉疏入報聞尋三邊總督武之望卒官而
是時關中寇熾廷臣莫肯往羣推鶴上召鶴問方畧對
曰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遂拜鶴兵部右侍郎代之
望總督軍務討賊 夏四月甲午陝西賊犯耀州督糧
道參議洪承疇率官兵鄉勇圍王左掛于雲陽幾獲之
暮大雷雨作賊潰圍走 閏月癸亥陝西流賊犯三水

游擊高從龍戰沒先是商洛道劉應遇斬王二于白水至是復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斬王大梁于陣副將賀虎臣亦捕斬固原逃兵周大旺等賊渠畧盡而繼起者曰益衆延安榆林間所在皆賊比楊鶴至益堵勦之不及矣 癸未祀地于北郊 五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庚

子議改厯法初萬厯三十八年議用西法以檢討徐光

啟南京員外郎李之藻等參預厯事而召河南僉事邢

雲路至京師以疏入留中不果行

事見八卷

未幾光啟擢

禮部侍郎而之藻亦自南京召還改太僕少卿是月日食大統厯推食三分二十四杪回回厯推食五分五十

二杪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分有奇瓊州食既大甯以北不食至是光啟法驗大統回回歷皆疎上切責監官于是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乃洪武時所定實卽郭守敬授時歷也自至元十八年造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已不能無乖錯況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舊向後必不能無差光啟亦言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以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尋上歷法修

正十事因薦之藻及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善推步報

可遂開厯局以光啟爲監督未幾華民卒更徵西洋人

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算光啟加本部尙書仍督修厯

法西法之行自此始初西法與回回厯相同周天三百

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

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

月窮推詳測益加精密而授時大統之說始紬三編質實厯法

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

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

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

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

縮加減與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

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與率東西南北高下之

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
遲疾順逆遠離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
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
以推步凌犯其七推算黃道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
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入
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
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
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
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
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
先後多寡之數按 六月戊午薊遼總督袁崇煥殺總
此皆見明史歷志

兵毛文龍初文龍填東江歲糜餉無算所往輒敗劾詭
稱捷昌功又縱下恣淫掠驕蹇不樂受節制崇煥始受
事卽欲誅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
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

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蒞鎮疏請
遣部臣理東江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
悅尋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
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相與燕飲每
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
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
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是月五
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
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
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

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妄殺瀕海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稱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牛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于皮島私通海外諸國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已姓副將以下濫給劄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甯遠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

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幽之島上
餓死者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
望旣旒像于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
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擁兵觀望不能恢復寸土十二
當斬數畢文龍噤不能置辯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
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
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尙方劍斬文龍
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
動分其兵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
之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

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上驟聞意殊
駭旣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
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
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于
今不宜更置帥卽以副將繼盛攝之于計便又慮部下
爲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皆報可時文龍專閩海外有
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自謂可弭後患然東江屹然巨
鎮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
其後致有叛去者 癸亥以旱齋宿文華殿敕羣臣修
省 秋八月甲子總督雲貴川廣軍務朱燮元討水西

賊平之初變元以憂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策用兵
自永甯始疏陳方畧未報尋召還代以尙書張鶴鳴議
遂寢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上改元起
變元故官兼巡撫貴州變元仍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
下烏撒四川兵出永甯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通
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甯復赤水時水
西安邦彥目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勢張甚聞
官軍四路並進乃分其部衆據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
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自以兵十餘萬先犯赤水變元授
計成名令誘賊至永甯而潛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

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義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
邦彥與成名戰于赤水成名佯北邦彥悉力進會四川
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方出永甯與賊遇遂接戰
小却成名還師來援賊乃據五峯山桃紅壩官軍仰攻
不得上越數日良柱偵賊不備與副將鄧玘等侵早霧
迫之成名聞山上呼噪聲亦出助戰賊奔鵝頸嶺徑長
而狹人馬不能容良柱玘乘勝逐之賊復敗尋又敗之
紅土川死者數萬人邦彥崇明皆授首捷關上大喜以
成名與良柱爭功實久不行而烏撒土司安效良者邦
彥黨也效良前爲滇撫閔洪學所破旣敗死其妻招故

需益土酋安遠弟邊爲夫負固不服變元乘兵威脅走
邊遂復烏撒變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
位位不決變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險多箐篁蠻烟熨
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
食將自斃于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義鯤復遣人入
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明年春遣使乞降變元受之積
年巨寇皆平方崇明邦彥之授首也川中諸將功爲多
而黔將爭之變元頗右黔將屢奏于朝爲四川巡按御
史馬如蛟所劾變元力求罷上慰留之變元以巨寇雖
平而雲貴諸苗猶出沒爲患檄副使朱家民與成名等

討平定番鎮甯諸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
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千六百餘里繕亭障設游徼勦
平洪邊土官朱嗣殷就其地置開州復置故施秉縣招
流民實之初御史毛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
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
一夫當關千人自廢此官軍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
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道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
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畧并薦變元可任及是平賊皆如
其議云 甲戌奉熹宗神主祔太廟 九月丁未楊鎬
伏誅忠賢旣敗言官交章爲熊廷弼訟冤極論鎬與王

化貞失陷封疆罪至是鑄入秋決弃市越四年化貞始
伏誅 是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勵
精求治宵旰靡甯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
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
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
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
足加以火耗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
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
不可得已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
十餘人而貪風未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陛下求治之

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
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
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
義之良以育天下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乎四海莫非仁
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疏入上歎其忠然竟
不能用宗周山陰人天啟中以魏忠賢用事移疾歸上
改元之冬召起是職至是始入都 冬十月戊寅

大清兵分三道一入大安口一入龍井關一入洪山口
皆克之參將張安德等敗遁張萬春降己卯圍薊州

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甲申

大清兵抵遵化距城五里而營山海總兵官趙率教聞
警率援兵疾馳三晝夜抵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不令
入率教遂策馬西與

大兵遇悉力拒戰中流矢陣亡一軍殲焉乙酉

大清兵攻遵化守陴兵潰參將李檣游擊彭文炳守備
徐聯芳及文炳之弟文炯文彩子遇颺遇颺俱戰沒遂
克之巡撫王元雅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永平推官何天
球知縣徐澤前知縣武起潛教諭曲毓齡等皆死之

徐聯芳曲毓齡二人

據史稿輯覽增入

太宗嘉元雅忠命賜棺斂是時三屯營及馬蘭鎮亦爲

大清別將所下副總兵張拱微戰沒國彥具衣冠西向
稽首偕妻張氏投繯死文炳陣亡母顏氏妻韋氏俱殉
焉是役也死事諸臣皆有贈卹率教爲時良將上尤惜
之予謚立祠而元雅以大吏失守獨不及

及異按元雅
賜謚在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並見三編質實及殉節錄又彭文炳之弟子母妻同殉亦見殉節錄

丁亥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臨順義城大同總兵官滿
桂宣撫總兵官侯世祿各率所部入援戰于城下俱敗
奔京師城遂下進至通州渡河營于城北 己丑以吏
部侍郎成基命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
前大學士孫承宗復爲兵部尙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

師通州先是遵化失守上聞報召見廷臣于平臺基命請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上然之乃命基命入閣而立召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上稱善曰卿不須往通州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卽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仍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旋聞

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

復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
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甯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
三屯二城 辛卯督師袁崇煥率師入援次薊州所過
撫甯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以守上聞崇煥
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

辛丑

大清兵薄德勝門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時總兵滿桂
侯世祿俱屯德勝門

大兵至世祿軍潰桂獨拒戰督理戎政尙書李邦華督
兵守城令城上發大礮佐桂誤傷桂軍桂亦負傷上遣

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 甲辰召袁崇煥滿桂等
于平臺先是崇煥抵薊州聞

大清兵已越薊州而西遂督總兵祖大壽都督何可綱
等引兵入援京師至是與桂等同召見慰勞備至咨以
戰守策賜御膳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
不許請屯兵外城亦不許 下兵部尙書王洽于獄時
京師戒嚴上咨廷臣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疏
忽調度乖方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
士震悚強敵宵遁上頷之遂下洽獄以兵部侍郎申用
懋代爲本部尙書 丁未

大清兵薄南城 十二月辛亥朔再召袁崇煥于平臺
遂下錦衣衛獄是時

大清兵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未奉
勤王詔卽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
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和議誣其招兵脅
和將爲城下之盟上頗聞之不能無惑崇煥營廣渠門
外伏兵隘口

大軍分道夾擊敗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棚木
以守

大軍列陣逼之而營先是

大軍獲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計鴻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語云今日撒兵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聞其言縱之歸以所聞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再召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之故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上曰慎重卽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比亦不省致異崇煥之死以我大清設間疑敵而莊烈誤信之則史本傳僅書縱所獲宦官奔告之大畧而三編據大清實錄記其本末尤詳今據書之又按崇煥之冤至明桂王時始雪賜諡襄愍語見高宇

秦集

甲寅祖大壽兵潰東奔袁崇煥之下獄也大

壽在旁股栗懼并誅出卽與何可綱等東走毀山海關
出遠近大震大壽先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
令崇煥救解故大壽德崇煥成基命知之言于上就獄
中取崇煥手書急遣都司賈登科齎諭大壽孫承宗亦
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
冀効勞績而城上人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遭邏
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柱國追及諸
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旣下獄又將以
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
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

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上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上優詔報之乙卯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乃斂兵待命

三編發明曰袁崇煥在邊臣中尙有膽畧其率兵勤王實屬有功無罪莊烈始則甚喜其至倚若長城一聞楊太監之言不審虛實卽下崇煥于獄尋至磔死

是直不知用間愚敵爲兵家作用古今來被紿而僨厥事者指不勝屈未有若莊烈此舉之甚者至祖大壽擁衆東走追而不返且出怨言甚至將士以弓刀相向此其叛逆顯然向非孫承宗調度有方豈能歛兵待命而轉以優詔報之崇煥非叛而坐以大逆大壽實叛而褒以璽書刑章顛倒國法何存豈惟不知將將之道抑亦大失御下之方矣

庚申上聞各路兵皆敗憂甚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强弱視人心安危乞

延見百僚諭以固守無它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得請乃退事始寢 丁卯總兵滿桂出戰敗績時

大清兵緩攻城屢遣使齎書議和遂循海子而南且獵且行趨良鄉克其城知縣黨還醢與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千戶蕭如龍何秉忠百戶李廕武舉陳蠡測生員梅友松皆死焉

大兵復分道攻固安亦下之還軍至蘆溝橋副總兵申甫者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上立召見取其車入覽卽擢副總兵給資令募新軍改聲御史監之甫倉猝募數千人皆市井遊手大學士成

基命閱其軍極言不可用上不聽甫所需軍裝戎器又不能時給出城戰輒敗及是結車營于蘆溝橋以拒大清兵遶出其後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亡遂南薄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尙書梁廷棟及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兩門上趣桂出師桂言衆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黑雲龍麻登雲等移營永定門外二里許列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兵以精騎四面蹙之諸將不能支桂祖壽及參將周鎮戰死雲龍登雲被執上聞震悼遣禮部侍郎徐光

敬致祭贈桂少師世廕錦衣僉事襲陞三級賜祭葬有司建祠尋追諡毅愍祖壽亦贈恤如制方

大清兵之薄良鄉也還醢督吏乘城拒守或言縣小無兵盍避去還醢毅然曰吾守土吏也去將安之救兵不至力屈城破死事定父老覓還醢屍得之草間赤身面縛體被數鎗羣哭而殮之上達亦闔門死難事聞贈還醢光祿卿予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上達等亦贈恤給驛歸其喪已而吏科上言還醢城亡與亡之死靡貳猶曰有守土責也安上達史之棟等微員末職亦能致命遂志有死無隕宜破格褒崇以爲世勸朝廷必不惜

今日之虛名作將來之忠義乃僅贈國學教職良鄉訓導于聖主優恤之典謂何上感其言下部更議乃贈上達廷表五經博士與史之棟楊其禮及李蔭皆配祀還醢祠同時殉節武舉陳蠡測諸生梅友松等十五人烈婦朱氏等十七人並建坊旌表順天府尹劉宗周以上達得死難之正請贈翰苑官坊不報改興自大安口之役以下重修三編

多据明史諸人傳參記陣亡殉難諸臣俱較輯覽明史尤詳其周鎮之死史稿列之十月大安口之役下證之殉節諸臣錄乃戰沒于盧溝橋三編並敘入滿桂孫祖壽下今据書之又蕭如龍以下三人並見三編質實中

以總兵官馬世龍總理援軍代滿

桂也初世龍以劾王在晉逮詔獄是冬都城戒嚴刑部

尚書喬允升薦世龍才詔圖功自贖會祖大壽東奔孫
承宗再起視師使世龍馳諭大壽解甲歸上特重之故
有是命 壬申大學士錢龍錫罷御史高捷史堃皆奄
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
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
至其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
崇煥已下獄捷堃遂上言議和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
宜與崇煥竝罪上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
辨捷堃再疏力攻詞益危切上意頗動龍錫再辨引疾
乃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丁丑以周延儒何如

寵錢象坤竝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延儒
機警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爲言官所劾
上皆不納至是特命入閣都城方警有桀黠者言都人
願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上遣偵事者
還報如如寵言遂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上覘
知之因竝命入閣 是月山西援兵潰于良鄉先是宣
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巡撫聞京師戒嚴
皆奏請帥師入衛竝詔徵應天鳳陽陝西浙江各巡撫
及撫治鄖陽都御史統部卒勤王至是山西巡撫耿如
杞偕總兵官張鴻功以勦卒五千人赴援軍令卒至之

明日汎地既定而後給餉如杞兵旣至兵部令守通州
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汎地累更軍三日不得餉
乃譟而大掠上聞之震怒逮如杞鴻功下獄時四方援
兵先後集以缺餉故多肆剽掠獨河南巡撫范景文馭
軍有紀律所將八千人餉皆自齎秋毫無所犯移駐東
門再駐昌平遠近恃以少安 刑部尙書喬允升下獄
先是京師之警城中洶洶獄囚劉仲企等百七十人破
械出欲踰城被獲上震怒遂下允升及侍郎胡世賞提
牢主事敖繼榮于獄允升坐絞旋以年老減死與繼榮
俱戍邊世賞贖罪斥爲民而工部尙書張鳳翔以軍械

不具竝四司郎中皆下獄瘐死者三人鳳翔旣罷以倉場侍郎南居益代之